

《史記》「不可靠敘述」的史學意義 和對金批《水滸》之啟發

施寬文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shikw@stust.edu.tw

摘要

司馬遷寫作《史記》，對於事涉當代之敏感人事，為求存真，並避免因此獲罪，所以採用了特殊的敘事策略，亦即文本矛盾的「不可靠敘述」。金聖嘆鬚齡並讀《史記》與《水滸》，其後於此二書皆有所評點，其解讀《水滸》人事，頗有受到《史記》中「不可靠敘述」之啟發。《史記》「不可靠敘述」在史學上有其存真之特殊用心，然而於後世，似啟發了文學批評家批評之靈感。

關鍵詞：史記，不可靠敘述，金聖嘆，水滸傳

The Critical Meaning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Based on History and Literary Aspect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Kuan-Wen Shi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hen writing the *Records of the Great Historian*, Sima Qian applied a particular narrative technique to record certain true stories, trying to avoid taking blames from the emperor, since not all related persons and events were admirable. The technique was the self-contradictory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this study. Jin Shengtan read the *Records of the Great Historian* and *All Men Are Brothers* in his youth. Later, he wrote comments on these two books. The way he interpreted the persons and events in *All Men Are Brothers* was significantly triggered by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technique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eat Historian*.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technique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eat Historian* preserved the sincere purpose to record the truth and won its historical stand. The technique seemed to have also inspired the creative critical thought from the commentators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Records of the Great Historian*, Unreliable Narration, Jin Shengtan, *All Men Are Brothers*



壹、前言

「不可靠敘述」是敘事學中的一個重要話題，涉及「不可靠敘述者」。「不可靠敘述者」由韋恩·布思(W. C. Booth)在《小說修辭學》中首次提出：「我把按照作品規範(即隱合作者的規範)說話和行動的敘述者稱為可靠敘述者，反之稱為不可靠敘述者。」¹也就是當敘述者的敘述與隱合作者的規範保持一致時，就是可靠的；如果不一致，則是不可靠的。²

布思關注兩種類型的「不可靠敘述」：一種涉及故事的事實，另一種則涉及價值的判斷。敘述者對於事實的敘述，不論詳細或概略，皆可能有所錯誤，也有可能是在判斷時出現偏差，而無論是何種情況，讀者閱讀時皆需進行「雙重解碼」，一則解讀敘述者之話語；二則跳脫或超越敘述者之話語，以推斷事情的本來面目，或推斷何者才能構成正確判斷。其說有利於讀者在閱讀虛構敘事作品時的積極參與。文學之意義產生於讀者雙重解碼之間的差異，此種差異是不可靠敘述者，以及讀者心目中可靠的作者之間的對照，不僅服務於主題意義的表達，而且可以反映出敘述者之思惟特徵，因此對於揭示、塑造敘述者之性格和形象有其重要之作用。尤其在同故事敘述中，讀者一旦發現敘述者所敘述之事實，或判斷價值不可靠時，即會產生反諷效果。作者即效果之發出者，讀者為接受者，敘述者則成為嘲諷對象。此時，作者與讀者秘密交流於敘述者之背後，一旦發現敘述者話語中之缺陷，讀者的發現將會帶來閱讀快感。³

然而，不可靠敘述並非只局限於虛構敘事，此一現象實亦存在於各種文類與不同學科之中。⁴即以歷史著作如《史記》為例，在那些異故事敘述中，當敘述者將不可靠敘述做為一種敘事策略時，雖然也期待著讀者閱讀時的「雙重解碼」，但是，其用心恐怕不是為了讀者的「閱讀快感」或審美效果的產生，而是另有其「借假以存真」之用心。此外，清初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嘆在評點《水滸傳》時，曾以《史記》「不可靠敘述」之敘事策略解讀《水滸傳》故事中之人事，而在文學批評中開拓了新境。本文即嘗試藉由《史記》中的「不可靠敘述」，說明其於史學與文學批評方面的意義。

貳、《史記》不可靠敘述的史學意義

「歷史缺少真實，就變成無益的謠言。」⁵紀實以求真原是史家理應追求者，然而，史著中事實上存在著眾多不可靠的敘述，究其原因，要之有六：其一，文獻不足。文獻不足則難以徵實，倘或不能闕疑闕殆，所述自易流於臆測，從而為人所疵議。其二，文獻謬失。對於荒誕錯謬之文獻，未予以考異辨正，遽以採信，如范曄《後漢書》遭劉知幾譏評：「王喬覺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⁶，則固難取信於人。其三，美化人事。舊史記載帝王之誕生，每每敘及種種神異跡象，如劉媪夢與神遇，蛟龍伏身而生劉邦⁷；朱溫之誕則盧舍赤氣上騰儼如火發⁸，等等皆是。其四，醜化人事。如劉知幾《史通》質疑「《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

¹ 見[美]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 主編，申丹、馬海良等譯：《當代敘事理論指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1。

² 申丹：「布思衡量不可靠敘述的標準是作品的規範(norms)。所謂『規範』，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體、語氣、技巧等各種成分體現出來的作品的倫理、信念、情感、藝術等各方面的標準。」見氏著：《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9。

³ 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頁59—60。

⁴ [美]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 主編，申丹、馬海良等譯：《當代敘事理論指南》，頁82。

⁵ 希臘史學家波力比阿斯(Polybius)之語。參見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冊1，頁67。

⁶ 〈採撰〉。[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5，頁107。

⁷ 《史記·高祖本紀》。[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頁154。

⁸ 《舊五代史·梁太祖紀》。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2。



於斯者乎？」⁹此則為美化光武，而刻意醜化更始。其五，文學手法。錢鍾書：「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¹⁰此如《左傳·宣公二年》記述鉅麤不願刺殺趙盾，自殺之前的獨白之語固無目擊耳聞者，特史家之「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而已。其六，存真。此則故意於行文之中，借由矛盾、破綻之說，以供讀者揆撫尋繹，從而揣知人事之情實。

重實求真之精神既是史學所重視者，不可靠之敘述，原應力求避免，然而，為存真而有意為之的不可靠敘述，實是一種特殊的敘事策略，有著重要的價值。極權專制時代中的史家，其著作歷史常干係著人身之安全問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書法不隱」而能保全首領如董狐者，往往百不得一；秉筆直書而以言賈禍，甚至喪元如齊太史者，則不勝枚舉。因此，良史撰著歷史，一旦事涉當代，往往面臨兩難：存真以獲罪，抑或飾掩以苟全。¹¹司馬遷曾慨言孔子著史：「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¹²又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¹³春秋雖云亂世，終不若後世文網之嚴密，因此吳汝綸以為：「此史公以《春秋》自況其所為《史記》，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略同之也。」¹⁴以為司馬遷終不負良史之名，於文網密於春秋之漢武時代，對於「不可以書見」的種種當代人事之陰暗枉曲卒有所表現。至於表現的方式，《春秋》以微言寄意褒貶，《史記》則另以獨特的敘事策略保存了真相，令讀者從中自悟人事之善惡曲直。清人王治皞《史記樞參·讀史總論》：

太史公生漢武時，極不滿其行事，無奈定、哀何也。故《武紀》可泯，而別見於《封禪》、《平準》，與旁載於他說者，靡不寄托深遠，言辭蘊藉。¹⁵

以為司馬遷在敘述武帝之人之事時，因為事涉當代，所以刺譏之意未能明示於帝紀，而輾轉敘述於他處，其說實即司馬遷所創之敘事方法——「互見法」。「互見法」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蘇洵：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¹⁶

此謂傳主事跡除述之於本傳，另亦分述於他傳，本傳以記述傳主善美事跡為主，他傳則兼及疵垢之行。其說除了指出勸獎之目的，亦及於人物藝術形象之統一，而涉及文學之審美意義。至於「互見法」在史學方面的作用不外三點：一為避免重複，二為達到諷刺目的或有所避諱，三則為記事當中引物連類的需

⁹ 《曲筆》。[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7，頁183。

¹⁰ 錢鍾書：《管錘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冊1，頁272—273。

¹¹ 韓愈《答崔立之書》嘗自期云：「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及至元和中為史館修撰，於時賢之期望，作《答劉秀才論史書》以答之，則意志頹唐，以為「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並盛頌朝廷：「聖唐巨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別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則逕將修史責任委諸他人。

¹² 見《匈奴列傳》。[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170—1171。

¹³ 見《十二諸侯年表》。[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228。

¹⁴ 見《十二諸侯年表》。[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228。

¹⁵ 張大可、安平秋主編：《史記研究集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第6卷《史記集評》，頁176。

¹⁶ 曾襄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9，頁232—233。



要。¹⁷其中，為了諷刺目的或有所避忌而採用互見法，實與「不可靠敘述」之敘事策略有關，其不可靠之處，讀者持傳主本傳與他傳中之敘述，兩相對勘，可得佐證。¹⁸如李笠《史記訂補·敘例》：

〈封禪書〉盛推神鬼之異，而〈大宛傳〉云「張騫通大夏，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紀〉謂高祖豁達大度，而〈佞幸傳〉云「漢興，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諱，以雜見錯出而明正論也。¹⁹

「不可靠敘述」表現在「互見法」中，常見在傳主本傳中對傳主某些人事加以肯定、褒美，或予以否定、貶斥，而另於他傳中透露其人事之實際，既免於觸諱犯禁，又能保存真相，因此，傳主本傳中的某些人事敘述即成為一種不可靠之敘述。此外，或於敘述中藉由矛盾之說以逗露隱情，如漢少帝是否為孝惠子之問題，據〈呂后本紀〉所載，當周勃、陳平發動政變誅滅諸呂之後：「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詐許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因此，為求斬草除根，於是盡行殺戮，據此說則少帝並非孝惠帝之子。然而，其前敘及呂后欲王諸呂時：「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²⁰則少帝雖非嫡子，亦不得云「非真孝惠子」，此處之疑竇，清人梁玉繩另據年表所載指出：

一則曰孝惠後宮子，再則曰孝惠皇后無子，取美人子名之，則但非張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詐名他人子以為子，後又云足下非劉氏，何歟？《史記考要》謂諸大臣陰謀而假之詞，以絕呂氏之黨，不容不誅，其信然已。史公於紀兩書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誅，皆有微意存焉，非歧說也。²¹

所謂「非歧說」，實即故意藉由文本矛盾，以隱示所謂少帝非劉氏，實政變大臣之陰謀，以其為呂氏之黨，故必誅除之而後快。《史記》中的不可靠敘述，並不一定只藉由「互見法」表現，有時在傳主的本傳之中，即可加以按索。如《史記·淮陰侯列傳》敘韓信謀反一事，歷來學者多辨其冤，梁玉繩：

不聽涉通于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于淮陰家居之時。不思結連布越大國之王，必不輕約邊遠無能之將。賓客多與稱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則挈手之語誰聞？上謁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夕。……從稀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亦諒其無辜受戮為可憫也。²²

李景星《史記評議》：

敘淮陰教陳稀反漢，則以隱約之筆出之，正以明淮陰之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當時羅織之辭，非實事也。又恐後人誤以為真，更以崩通對高祖語，安置於傳末，而曰「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則淮陰之心跡明矣。凡此，皆所謂特筆也。²³

二者皆指出司馬遷在敘述中所留下的許多破綻，其要者如韓信破趙定齊之後，其勢如日中天，視諸相持不下，師老兵疲的楚、漢，實不可同日而語，卻先拒武涉「參分天下王之」之議，後辭蒯通「參分天下，

¹⁷ 可永雪：《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34—135。

¹⁸ [美]安斯加·F·紐寧（Ansgar Nünning）〈重構「不可靠敘述」概念：認知方法與修辭方法的綜合〉：「不可靠敘述者往往會表現出一些文本矛盾，其中既有故事與話語之間的矛盾，也有文本外圍的元素。顯示敘述者不可靠性的其他一些文本元素還包括敘述者話語的內部矛盾、言行不一的矛盾以及對同一事件的多角度講述之間的矛盾。」[美]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 主編，申丹、馬海良等譯：《當代敘事理論指南》，頁91。

¹⁹ 張大可、安平秋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6卷《史記集評》，頁183。

²⁰ 《史記·呂后本紀》。[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80、頁185。

²¹ 梁玉繩：《史記志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262，卷7，頁545。

²²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編：《續修四庫全書》，冊263，卷32，頁262。

²³ 陸永品點校整理：《史論記文·史記評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81。



鼎足而居」之謀²⁴，從而效忠於劉邦，則豈有在天下一統之後，妄想以徒奴烏合之輩政變；而且，傳中敘其與陳豨攜手共議謀反之語，明寫「辟左右」，則四下無人，反語其誰聞之？此外，傳中武、蒯兩人勸反之語計一千三百餘言，幾佔全傳四分之一，其用意清人趙翼曾經指出：「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²⁵至於傳末蒯通被捕之後，與劉邦對答申辯已冤時，再次敘及韓信之不從其反謀，卒致夷族之禍，實皆是司馬遷有意藉由文本中的敘事破綻、矛盾，以隱示此漢初第一冤案之真相。除了韓信謀反之事以外，〈淮南衡山列傳〉敘述劉安反謀之經過，全由自首者伍被口中寫出，也不免令人懷疑，清人郭嵩燾即指出：

其與伍被謀者，由伍被自詣吏言之；其偽作皇帝璽及丞相以下印，使節法冠，由傳會證成其獄，並無證驗也。全傳僅敘與伍被往復之辭，終告反跡具者伍被也，未嘗發一兵遣一將，故知兩淮南獄之終不免於誣也。²⁶

昔日歷史著作一旦事涉當代，史家在撰著時往往不能不有所避諱，尤其是造反者之事跡，敘述時尤多禁忌，因此不免染著官方的偏見色彩，真實性往往可疑。因此，正直的史家秉筆敘述史事時，藉由「不可靠敘述」的敘事策略，曲折地保存歷史真相，實可謂用心良苦！持史遷之〈淮陰侯傳〉視諸班固所撰者，於韓信、陳豨中庭謀反之事，班氏：「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²⁷去史遷「辟左右」三字，則與聞有人，反謀雖然因此顯得較為可信，然而，殊失良史宜有之公心。顧炎武曾論《漢書》不如《史記》：

《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今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²⁸

所比較者雖然重在敘述之生動性與藝術之感染力，然而，班書二淮傳之「寥落不堪讀」，實亦在於敘事過於偏向官方之立場，而不若司馬遷能巧用敘事策略，借由文本之矛盾以待後人深入尋繹。

參、《史記》不可靠敘述對金批《水滸》之啟發

錢鍾書：「明、清評點章回小說者，動以盲左、腐遷筆法相許，學士哂之。哂之誠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聲價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頗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經營，同貫共規，泯町畦而通騎驛，則亦何可厚非哉！」²⁹明代中期以後，因為前後七子倡導文學復古運動，「文必秦漢」之說風靡一時，《史記》因之極受推崇。其時師法《史記》之風氣影響及於小說批評，文士輒以評點《史記》之法評點小說，且常以《史記》為準據，藉以衡量小說之優劣。即以《水滸傳》而言，二書經常為人相提並論³⁰，李開先《詞話·時調》說：

²⁴ 《史記·淮陰侯傳》。[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043—1044。

²⁵ 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5，頁84。

²⁶ 郭嵩燾：《史記札記》（台北：世界書局，1960年），頁401。

²⁷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34，頁1877。

²⁸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頁743。

²⁹ 錢鍾書：《管錘編》，頁272。

³⁰ 如李贄《忠義水滸傳敘》：「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4）鍾惺《鍾伯敬批評忠義水滸傳》卷首：「漢家博一代奇絕文字，當最《史記》。……今代無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滸》為絕世奇文也。」（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00）。李贄強調《水滸》與《史記》之作者於書中皆別有寄託，鍾惺除了贊同李贄之說法，亦並舉二書為絕世之作。至於袁宏道〈聽朱生說水滸傳〉詩：「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冊上，頁418）。則比較《水滸》與《史記》，以為前者文筆勝於後者。



「崔後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陳後岡謂：《水滸傳》委屈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敘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³¹署名「天都外臣」者之〈水滸傳序〉則云：「雅士之賞此書者，甚以為太史公演義。夫《史記》上國武庫，甲仗森然，安可枚舉。而其所最稱犀利者，則無如巨鹿破秦，鴻門張楚，高祖還沛，長卿如邛，……（《水滸》）傳中警策，往往似之。」³²二人皆言及當時文士喜持《史記》以論評《水滸》之風氣，然徵諸引文中所論，頗嫌膚廓。及至明末，金聖嘆自云十一歲即閱讀《史記》與俗本《水滸傳》³³，其後同列二書於「六才子書」中，並皆有所評點。其評點《史記》贊論九十五篇，善於察覺書中的不可靠敘述，如前述韓信謀反一事，史遷贊論：「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金氏批云：

只痛惜其不學道。不學道，便不肯謙讓，便要伐物矜能，便於禍害不旋踵。

又云：

「不亦宜乎？」只是判其不學道。³⁴

所謂「只是判其不學道」，實指出司馬遷並不認為韓信被誅是因為傳中所敘之「謀反」原因。此外，金批〈衛將軍驃騎列傳〉史遷贊語：

全傳寫大將軍戰功，至贊忽補寫蘇建語，便使人看將軍是另一種氣色。

又云：

全首蘇建語，史公只下得「其為將如此」五字。

另於贊語「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一語下面，批云：「二將軍之以功名終也，不亦宜乎！」³⁵亦以為史遷並不真以衛、霍為能將，其人之所以得寵於漢武猜暴之朝，實因二人皆以和柔自媚於上，善於揣摩、迎合武帝心意，跡近佞倖的緣故。

金聖嘆既甚推崇《史記》，兼以時風之影響，每於評點《水滸》時並舉之，甚至以為「《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³⁶金氏所謂《水滸》受《史記》影響者，如〈讀第五才子書法〉：「《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又：「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但有一人必為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為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故有某甲、某乙共為一事，而實書在某甲傳中，斯與某乙無與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為一事，而於某甲傳中忽然及於某乙。」³⁷此一說明實以為《水滸》一書模仿了《史記》傳記人物之手法，以之寫作小說中之人物。至於書中回評或夾批，除了與前人一般籠統指出與《史記》關係者之外³⁸，時或論及具體手法，如金批《水滸傳》第一回於「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下，金氏：「一路以年計，以月計，以日計，皆史公章法。」三十四回回評：「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調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記》。」又，五十五回回評於

³¹ 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51。

³² 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69。

³³ 金聖嘆：〈水滸傳序三〉，收入《全聖嘆全集》（台北：長安出版社，1986年），冊1，頁9。金氏自識此序寫於崇禎十四年。

³⁴ 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3，頁465。

³⁵ 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3，頁643。

³⁶ 〈讀第五才子書法〉。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冊1，頁18。

³⁷ 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冊1，頁18、頁508。

³⁸ 如金批《水滸》第三回回評：「寫金老家寫得小樣，寫五臺山寫得大樣，真是史遷復生。」第八回回評：「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敘述之法，又何其詭譎變幻，一至於此乎！……蓋如是手筆，實惟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見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1，頁79、頁152。



說明徐寧夫妻有子之後：「作文向閒處設色，唯毛《詩》及史遷有之，耐庵真正才子，故能竊用其法也。」³⁹此皆金氏以為《水滸傳》在撰寫方法上受到《史記》之深刻影響者。然而，金聖嘆的評點並不僅止於此，值得注意的是金批《水滸》第三十五回回評：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由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真遂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稗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⁴⁰

《水滸傳》中寫了一百零八條英雄好漢，金氏卻以為「宋江傳」最為難讀，因為敘述者描述他人皆以「直筆」出之，可以就其字面敘述而理解其人；至於宋江，則隨著閱讀時的再三咀嚼，將會發現敘述者表面上寫其「全好」，實際上是要寫出宋江之「全劣無好」，而讀者若讀出宋江之「全劣無好」，則可稱之為「善讀書人」。金聖嘆獨揆宋江而與百單七人相對，以之為巨奸大慝，其如此理解宋江之形象，據引文所述，似與《史記》敘述者對於漢武帝的「不可靠敘述」有關，因此，對於敘述者有關宋江「忠信篤敬」、「仁人孝子」等言行的描寫，皆作反諷式之理解，以為實寫其權詐與虛偽，由此認為「稗官亦與正史同法」，因為二者對於人物之貶抑，皆藉由敘事策略而寄託在筆墨之外。

在金批《水滸》中，或於回前總批，或於回中夾批，處處發明此意，如第三十六回回評：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惟一銀子而已矣。以銀子為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自言敬天地，……自言尊朝廷，……自言惜朋友，……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為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晁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是之人，於是旁惜宋江，特為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人，蓋是誅心之筆也。

參見本回「宋江又取了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文句之下，夾批：「一路寫宋江好處，只是使銀撒漫，更無他長，是作者筆法嚴冷處。」⁴¹以為《水滸傳》「作者」其實是深惡世間如宋江一類「權詐」之人，因此假借宋江故事，明寫其好處，而實是揭露其醜惡的用心。至於第四十回回評：

寫宋江口口恪遵父訓，寧死不肯落草，卻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等八個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等十六個人，拉而歸之山泊。兩邊皆用大書，便顯出中間奸詐，此史家案而不斷之式也。⁴²

此則認為敘述者表面上寫宋江孝順父親，恪遵父囑，實則藉其言行之不一，而顯露其詐偽。因此，此處宋江的「好」也成為不可靠的敘述。關於金聖嘆闡明《水滸》敘述者表面褒揚而實際貶抑宋江之文字，在書中多處可見，茲不贅述。除了對於宋江的敘述，金氏多認為是一種不可靠敘述之外，在金批《水滸》第一回敘述徽宗「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抬舉你）」文下，批云：

³⁹ 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1，頁45；冊2，頁1、頁315。

⁴⁰ 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2，頁16。

⁴¹ 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2，頁29、頁31。

⁴² 全聖嘆：《全聖嘆全集》，冊2，頁91。



一向無事者，無所事於天下也。忽一日與高俅道者，天下從此有事也。作者於道君皇帝每多微辭焉，如此類是也。⁴³

金氏以為文中的「一向無事」似云天下太平無事，其實是暗指徽宗昏庸無能，不理國事。此處同樣以為「作者」對於宋徽宗朝政的敘述，也是不可靠的。金聖嘆將《水滸傳》敘述者筆下的人事情態，理解為「不可靠敘述」，是對於《水滸傳》閱讀的一種發明，雖然以為《水滸傳》中有關宋江其人其事之敘述，皆是「作者」以「皮裡陽秋」方式加以貶抑、批評的說法，招來不以為然者之非議⁴⁴，然而，金聖嘆從司馬遷寫作漢武帝的敘事策略中，啟發此一批評靈感，亦誠為《水滸》批評的新理解。

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深受經學解讀中所謂的「春秋筆法」之影響，而《孟子·萬章篇》中所說的「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更常為批評家奉為圭臬。「知人論世」要求批評家了解作者之生平事跡，以幫助理解其作品；「以意逆志」則要求不拘泥於文辭表面之訓解，宜體會隱含在文辭之外的作者之用意，兩者皆偏重在「作者」創作意圖的探求。事實上，金聖嘆在評點《水滸傳》時，也經常表現出對於作者「微言大義」的著意探索，因此，往往在文本中，刻意尋求其中之褒貶深意，以批評人物，善善惡惡。此如金批《水滸》六十一回：「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拿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文下，批云：

俗本作「賈氏和李固」，古本作「李固和賈氏」。夫賈氏和李固者，猶似以尊及卑，是二人之罪不見也。李固和賈氏者，彼固儼然如夫婦焉。然則李固之叛與賈氏之淫，不言而自見也。先賈氏，則李固之罪不見，先李固，則賈氏之罪見，此書法也。⁴⁵

關於敘述李固和賈氏之或先或後，大多數閱讀者皆不易於此處留心，金聖嘆卻從中讀出了隱微的意蘊，認為此處對於李固與賈氏之先後安排，實乃「作者」刻意為之，用意在於顯露這對男女背叛與淫亂的罪惡。這種深思細索以解讀字面之後的深義，與熱衷探求「作者」原意之傳統批評，實合符契。⁴⁶然而，除了明清評點家所標舉的「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⁴⁷，幫助讀者探求作者心意之外，在實際解讀文本時，金聖嘆又經常在「觀其書法，推其情狀」⁴⁸的過程中，以一己之主觀領略，加以說明，並引申鋪陳，將創見融入了文本意義的闡釋中，從而注入了新的意蘊，充分發揮了讀者能動性的一面。

肆、結論

司馬遷於文網日益嚴密的武帝時代，秉筆記述史事，對於事涉當代之敏感人事，在存真獲罪與飾掩避罪的兩難之間，尋求特殊之敘事策略加以解決，有意藉由文本矛盾以留予後人探尋真相之線索。金聖嘆髫齡即並讀《史記》與《水滸傳》，成人後於二書皆有所評點，以為「稗官亦與正史同法」，每藉《史記》作法以衡諸《水滸》，並舉《史記》敘述漢武一事之不可信，以之批評《水滸》所敘述的宋江其人其事，而稱之為「皮裡陽秋」、「案而不斷」、「深文曲筆」，蓋亦以為《水滸》「作者」筆下所敘述的宋江其人其事，實是一「不可靠敘述」，必須做反諷之理解⁴⁹，此誠為《水滸》批評之新見，而其中實融入了閱讀者創造性的闡釋。

⁴³ 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冊1，頁48。

⁴⁴ 見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頁54—55。

⁴⁵ 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冊2，頁408。

⁴⁶ 趙毅衡指出「金聖嘆發現《水滸傳》的敘述是不可靠的」，雖然不認同金氏《水滸傳》「皮裡陽秋」之說，以為「金聖嘆的理解是錯誤的」，但是也肯定「金聖嘆作為批評家完全有權把自己的理解『讀入』小說」（見氏著：《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頁54—55）。金氏關於「賈氏和李固」或先或後之解讀，容或推之過度，卻亦可作如是理解。

⁴⁷ 袁無涯《忠義水滸全書發凡》：「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頁12。

⁴⁸ 金批《水滸傳》第59回回評。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冊2，頁369。

⁴⁹ 「不可靠敘述」是一種敘事策略，金批所謂「曲筆」、「誅心之筆」、「皮裡陽秋」、「案而不斷」等等，皆是實現此一策略的手法。



西方於二十世紀六零年代中後期，以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與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為代表的「接受美學」，將文學閱讀的注意力從傳統的對「作者——文本」關係的關注，轉向了「文本——讀者」關係的強調，認為作品的價值唯有通過讀者的積極參與才能體現。金聖嘆雖未高倡類似理論，然而極為重視讀者在閱讀文本中的闡釋作用⁵⁰，在受到探求作者原意的傳統批評影響中，更多的重視閱讀者自身的理會，其解讀文學的態度與方式，實已不同於其前深受經學影響的傳統文學批評，而具有新意。

參考文獻

-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可永雪：《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
-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台北：長安出版社，1986年。
- 馬蹄疾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班固：《漢書》，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陸永品點校整理：《史記論文·史記評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張大可、安平秋主編：《史記研究集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
- 郭嵩燾：《史記札記》，台北：世界書局，1960年。
- 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80年。
-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 主編，申丹、馬海良等譯：《當代敘事理論指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⁵⁰ 金聖嘆〈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第七十三條：「《西廂記》不是姓王字實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斂氣讀之，便是我適來自造，親見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裡恰正欲如此寫，《西廂記》便如此寫。」又，第七十五條：「總之世間妙文，原是天下萬世人人心裡公共之寶，決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金聖嘆：《全聖嘆全集》，冊3，頁19。

